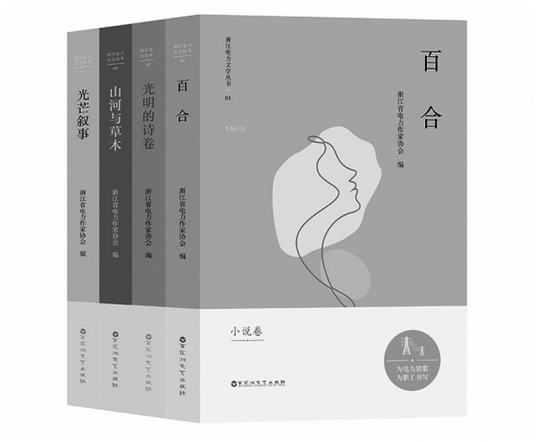
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会员文艺作品专版

“浙江电力文学丛书”出版

为行业注入人文力量



浙江电力文学丛书

日前，由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组织编撰的“浙江电力文学丛书”正式出版。该丛书一套四本，分别是小说卷、散文评论卷、诗歌电影剧本卷、报告文学卷，收录了180余位浙江电力作家160余万字的作品。其中，不乏大量电力题材的作品，既有温度，也有鲜明的电力行业辨识度。

五年来，浙江电力作协会员创作出版了一批有中国电力行业特征、浙江电力行业特色的文学作品。如陈富强、潘玉毅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以“时代楷模”钱海军和他的志愿团队为蓝本，为中国文学画廊贡献了一位乃至一群“点灯人”文学形象。由孔繁钢组织策划，王琳、鹿杰等8位电力作家集体采写的《东方启明》是全国首部反映省级农村电网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协会会员还创作出版了电力题材的长篇纪实作品《火焰传》《光耀那曲》《正道沧桑》《中国焊匠》《光阴里的光》，长篇小说《夯基》、散文集《瓯越之光》等。

另外，陈富强的《能源工业革命：全球能源互联网简史》获“人民日报重磅推荐：2019年30本值得一读的好书”，获评“中国好书”和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中国电力工业简史》成为全国电力行业培训机构的重点教材；何丽萍的长篇小说《在云城》、鲁晓敏的散文集《廊桥笔记》、王重阳的《电力考古史》、尹奇峰的《探险左世界》等作品获得较好社会反响。费金鑫的长篇小说《归位》，陈富强、潘玉毅的长篇报告文学《点灯人》，邱东晓的诗集《托举的光芒》获首届中国电力文学奖……

目前，浙江电力作协有来自全省电力行业各单位的会员233人。五年来，为提供更多展示平台，激发会员创作热情，浙江电力作协积极发挥内刊作用。会刊《东海岸》自2004年创刊以来，已出刊85期，计1600余万字。浙江能源集团工会主办的《浙能文艺》，浙能温州发电公司文学协会主办的《瓯江潮》，华电杭州半山发电公司文学协会主办的《花港》等，也发表了大量电力行业职工的文学作品，为培育和壮大浙江电力系统的文学创作队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浙江省电力作家协会）

春色黄昏

徐丽冰 摄

（作者单位：国网丽水供电公司）

我们和铁塔的交响

■邱东晓

我不知道
这些风该如何书写
我不知道
这些银线该如何弹唱
我只知道有那么一些灵魂的海拔
从黎明时开始
在高高的蓝天和云端
让阳光穿透了过来
让美妙穿透了过来
还让一根根挺拔的铁
变成了支撑光明的脊梁

我们已经超过了山巅
我们已经接近了云端
我们，还在继续
用扳手加固着大地生长的速度
用攀登丈量着光明生长的高度

我们在蓝天和白云间弯身
一颗一颗摸过冰凉的螺栓
我们又在晨雾与阳光中弯腰
一寸一寸摸过坚硬的角铁
我们感受到了它们的温度
我们感受到了它们的情感
我们感受到了
它们正向人间呈现一种光和力量

我们和它们
都有蓝天的胸怀，阳光的心脏
我们和它们
都有彩虹的跨越，光芒的翅膀
我们和它们
都在建造着穿越云端的光芒之门
无数双坚实的臂膀
拔高了无数个巅峰的高度
我们铺展着流淌云端的光芒之路
望穿无数的山川河流
穿越多少个黑夜白昼
从阳光的背影里走了过来
带着阳光的光芒
从黑夜的围裹中走了过来
带着思念与期盼
我们抬头望天，天也有银色的光线
我们低头看地，地也有暖色的光点
我们又沿着光芒的方向向前行走
我们看到了
又一个多彩的梦想

（作者单位：国网嘉兴供电公司）

那些生命中难忘的歌

■刘艳珂

我很喜欢由罗大佑作词作曲、苏芮演唱的《是否》，它也是台湾电影《搭错车》的插曲。尤其是这首歌的开头，没有刻意渲染悲伤，但其实我们知道，人真的要走的时候，一定是伤心到绝望，所以真的决定要走的那一刻，只是装作云淡风轻的样子，但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眼底有泪，不是流给谁，而是给自己，告诉自己要放下，告诉自己要不怕，然后静静地离开……

情到深处人孤独——这首歌最打动我的歌词就是这句，它颇有宋词的意境，也提升了整首歌曲的感情深度。罗大佑写的这句话可谓是落笔惊鸿、字字光芒，成为整首歌的封神金句。你是否也被这句歌词戳中心底呢？

《是否》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相得益彰，苏芮独特的嗓音和充沛的情感投入，将这首歌所表达的迷茫、挣扎和思考，演绎得深情动人。这首歌1983年问世，迄今四十余年，有不少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是我个人只喜欢苏芮的版本。苏芮在歌曲中所表达的隐忍、坚毅却决绝的气质，是其他版本都无法比拟的。

我记得贾樟柯导演的电影《站台》中也出现过这首歌，电影里，崔明亮要跟随歌舞团去远方漂泊，赵涛扮演的尹瑞娟依然留在家乡。瑞娟在办公室中，听着电台播放的这首《是否》，情不自禁地暗夜起舞，小镇文艺青年不羁的心最后一次放纵。影片的下一个镜头就是她穿着工商局制服穿行在破落的汾阳街头。贾樟柯导演的几个简简单单的镜头，就交代了瑞娟从爱跳舞的文工团成员向一名税务局员工的转变。这是影片最打动我的一个镜头：无人知道的挣扎，不动声色的屈服。一夜之间，红尘如故，心已陌路。

《是否》这样的歌曲承载了很浓厚的人文内涵，有很多人生况味。特别是这句话“情到深处人孤独”，也许我们活到某个阶段就会明白，人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

情到深处人孤独，爱至穷时尽沧桑。当你对一个人情到深处、爱至穷时，就会明白什么叫身不由己，什么叫执迷不悔，同时也会明白，什么叫痛彻心扉。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都曾为一个人而忘了自己，热烈地、痴狂地、奋不顾身地去爱。但是，我们终将学会放下，与所有的爱恨说再见。

作家严歌苓在她的作品中写道：“人间有多少芳华，就有多少遗憾。”爱和孤独是人生最美丽的两支曲子，孤独源于爱，无爱的人不会孤独。

（作者单位：国网浙江电动汽车服务公司）

绿皮火车

■陈富强

我乘坐绿皮火车最长的时间，最远的距离，是走的青藏线，从西宁到拉萨。我已不记得具体坐了多久，起码得有一天一夜。但我记得火车经过的那些地方，有格尔木、沱沱河、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口、那曲……

在火车停靠格尔木车站时，我在站台上慢慢地踱了一个来回。我想起多年以前，我曾经从格尔木抵达昆仑山口，在昆仑山下的一条溪流中，寻找到一块昆仑玉。这块玉石，我背着它翻越万水千山，从青藏高原，回到烟雨江南。无论多么炎热的天气，这块昆仑玉永远是冰凉的，我把它看作是镇宅之宝，它来自昆仑，汲取亿万年的天地精华，永不褪色。

而我第一次乘坐绿皮火车，是在童年，从我老家绍兴到杭州，再返回绍兴。火车逢站必停，车厢内是硬木椅子，真正的硬座。我记得从杭州返回绍兴时，是凌晨，我还在睡梦中，三叔把我叫醒，他带着我和小姐姐，步行去火车站。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车站明亮的灯光。三叔把我们送上车，告诉我们千万别坐过站，然后就下车了。火车缓缓驶出站台，街道上移动的灯光看上去有些晕眩，仿佛熟睡着的城市在呼吸。

绿皮火车渐渐退出我们的视线，似乎就那么几年时间。至少，在我出差，或者旅行到达的目的地，已很少见到绿皮火车了。我们也渐渐习惯了动车的风驰电掣。

一个初秋的早晨，我去了趟杭州白塔公园。这座公园是在江墅铁路闸口站的旧址上建设的。白塔的准确建造年代，颇有些争议，但普遍认为是吴越后期的建筑。范仲淹在主政杭州时，写过一首《过余杭白塔寺》：“登临江上寺，迁客特依依。远水欲无际，古舟曾未归。”那是1049年。白塔所在位置的闸口，临钱塘江，这座白塔，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灯塔的作用。远航的船舶进入钱塘江，只要能望见白塔，就知道快要进城了。

而江墅铁路，是浙江历史上的第一条铁路，始建于1906年，全长约16公里。线路沿当时杭州的老城墙外由南而北，从闸口一直到拱宸桥，沿途设闸口、南星、清泰、艮山和拱宸五个站。这条铁路的始发地闸口和终点拱宸桥，在当时都是杭州的繁华之地。闸口是钱塘江船只进入京杭大运河的唯一通道，而拱宸桥则是杭州的北大门，既是京杭大运河南端起点，也是客船北上的重要枢纽。那时，白塔边的埠岸整日人流不息，南来北往，谋生的、赶考的、求官的、进香的，摩肩接踵。

闸口是江墅铁路的重要地标。在客运停止后，货运列车途经闸口，还是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记得十多年前，我还住在闸口发电厂旧址上建起来的水澄花园时，经常能听见火车驶过时汽笛的鸣叫。这些火车通常是从钱塘江南岸过钱塘江大桥，在闸口停靠，然后继续前行。只不过，它们的终点不再是拱宸桥，而是接入其他铁路，去更遥远的地方。直到2010年前后的样子，这条铁路才彻底停运。

江墅铁路闸口站旧址，现在已经改建成杭州铁路博物馆，原有的建筑，有改成史料陈列馆的，有建了文创园的，也有商店、餐厅、咖啡馆。站台还在，多了一组雕塑，分别用铁道枕木作为背景，重现闸口、南星桥、艮山门、清泰和拱宸桥站。当然，园区内最值得一看的，是三列绿皮火车。其中一列，有蒸汽机车头，车厢外的标志是：闸口至拱宸，车次是1208。这趟列车，已被改成了轨道餐厅。另有一列，是北京至杭州。这趟绿皮火车，我也坐过，单程20多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全程站票，所以记忆特别深刻。第三列车厢，则是餐厅和咖啡馆。

毗邻这个园区的，原先还有一座闸口发电厂，建成于1932年，曾经是浙江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承担了全省近一半的发电任务。1949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其中1000元面额的“钱塘江大桥”纸币上，画的是钱塘江边的三个地标，分别是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与闸口发电厂。可惜的是，这座具有非凡价值的发电厂，大约在2000年前后，被夷为平地，建起一些民宅和商务办公大楼。

时过境迁，千年的古塔还耸立在江边，1907年通车的闸口火车站旧址还在，1932年建成的闸口发电厂却只留下一串纸上大事记，实在令人惋惜。

（作者单位：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鸬鸟山看雪

■陆通锋

新年伊始，寒潮来袭，雨雪齐至，闻诸山峰渐已积雪。是日晨起，见天气晴好，兴致勃发，遂收拾行装独往鸬鸟山（位于杭州余杭，因形似鸬鸟而得名，为杭州十大山峰之一）看雪。

至山脚，人车川流，闻讯登山访雪者是也。缘古道入山，山路积雪盈寸，甚为悦目喜人，足蹈方觉已冻硬如冰。道中随见翠竹不堪冰雪重负四处倒伏，叶与枝与干皆冰冻覆雪，俨若巨型冰糖葫芦。上行愈高，所见冰雪愈厚，远近偶有噼啪声爆响，应是竹木为冰雪压断所致。行至半山腰一开阔处，放眼远眺，满山花白，毛竹倒伏不可计数，所见草木土石诸物均裹冰包雪，浑然一色。

到得山顶，冰冻更甚，平台一角于冰雪间隐露红色，原为山顶之红旗，业已与旗杆护栏凝为一体。立于山巅，目之可及不过百尺，周遭雾气翻涌，茫茫然忘其所在，惟见冰雕雪砌，天地一色，东坡所谓“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者，不外如是。

山顶寒风凛冽，未及片刻，耳鼻脸颊及手均已冻至发木。取道下山，山道冰冻，光滑异常，虽得冰爪助力，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途中见一松林，白雪覆树，苍松化为雪松，于苍茫天地间，默然而立，意趣暗生。

倏忽之间，已达山底。乘兴而来，兴尽而归。归途之中，见市井繁华，夕阳斜照，不觉神思恍惚，山上冰雪并山下市井，皆似幻亦真。庄周梦蝶，蝶乎？周乎？

（作者单位：国网浙江电力融媒体中心）

春风如剪

■潘玉毅

早上出门上班，在离小区北门不远处，看到几株红梅和几株白梅，梅花树下，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用剪刀修剪花枝。此情此景，不由让人想起南北朝时期诗人陆凯赠予范晔的两句诗：“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想来这位老人也是个风雅之人，否则断不会大清早跑来剪梅。只是春光尚浅，很多人还未来得及欣赏，这行为多少有点不合适。

每年梅花开时，我都会想起自己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个曾经哪怕在小县城的旅游景点里都排不上号，如今却因杨梅和登山步道吸引游客络绎而至的小村庄——慈溪童岙。老一辈的人则习惯称之为“童家岙”，旧作“桐岙”。

据传，以前村里屋前屋后、山上岭下都种满了梅花。梅花开时，山脚下、屋子里、鼻尖上、空气中，尽是淡淡的幽香。这一切并不是我的臆想，而是有古人文字为凭。

清朝乾隆某年的某个下午，家住余姚城东的朱文治看到屋前瓦盆上的梅花开了，清冽的香气袭人而来，让他不禁想起了去年此时与友人在童岙赏梅的事情来，春意缭绕着他的记忆，也缭绕着他的笔尖。朱文治叫童子铺纸研墨，提笔写下了一首《消寒竹枝词》：“数点梅花著瓦盆，春光昨已到柴门。何如桐岙旧游处，万树寒香围一村。”

一万棵梅花树在同一时间盛开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好在人有想像力，借着诗人的只言片语，我的脑海里隐隐约约地浮现出一片花海来，那么素雅，又那么壮观。想想以前，每当听说别处的梅花开了，我都羡慕得紧，恨不得日行万里去一睹芳容，却不知自己日日生活的地方原来竟也是梅的故乡。

遗憾的是，如今，二百年前的万树梅花已经没了，有的只是书上短短的两行文字和人们脑海中越来越稀薄的记忆，以及邻村几个不知因杨梅还是梅花而得名的地名，譬如梅湖，譬如梅岭下，譬如曾有“孤山雪梅”佳景的伍梅。

其实，故乡春天的风景不只有梅花，还有柳绿桃红，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和野桂花，赠予我们视觉和嗅觉的享受；有消失了一冬再度恢复演奏的鸟鸣虫唱，带给我们一场听觉的盛宴；更有那桃花树下的马兰头和不知名矮竹间随处可见的野山笋，悄无声息间勾起味蕾的记忆……

与之相似，春天里我们所见的也不止剪梅老人那把有形的剪刀，还有许许多多无形的剪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春风是一把万能剪，巧手轻握，裁出柳叶如眉，裁出远山如黛，裁出山间烟霭，似一件薄纱笼住大地芳华。

它穿过层层迷雾，跑到小溪边，从树上裁两片叶子入水中，拯救了落水的蚂蚁，引得鱼儿纷纷跃出水面为它鼓掌。它跑到池塘边，在天光云影中裁出一圈圈小涟漪，找妈妈的小蝌蚪们便苏醒了过来。

它是如此地勤快，像一个敬业负责的园艺人。它在栽种果树的园子里剪一剪，只一会儿工夫，桃树枝头、梨树枝头、李树枝头、杏树枝头，便有好看的颜色出现，仿佛落满了霞光和雪花；它在闲置的菜畦上剪一剪，碧油油的春韭、草籽、塌苦菜，黄澄澄的油菜花，相继入眼而来。有时，它也会跟随农人的足迹潜入水田中，一顿挥舞，把莲藕从淤泥里拔出。

在它的修剪下，冰化了，水暖了，花开了，人们身上的厚衣裳变成了薄衣裳。春日里柳绿桃红，正是出游的好时光，适合带着小孩去放风筝，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踏青郊游。不经意间，它又裁出了眉眼弯弯，裁出了笑声朗朗，裁出了一道人间的别样风景。

（作者单位：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